



# 师者陈金泉

□刘华

我的大学老师陈金泉,当时半百年纪,身形略胖,身高一米七上下,头顶右侧的发丝稀疏得藏不住头皮,便从左侧挪来些,横扫而过,像是给脑袋斜搭了半边帘子,平添几分独特的韵味。他常着褐色西装,蹬一双黑色皮鞋,腋下夹着个黑色公文包,包里塞满了教科书与讲稿。

陈老师教授我们《古代汉语》,他的课堂,是一场视听盛宴。他讲课时表情丰富至极,唾沫随着情绪起伏横飞而出,那手势挥舞起来,恰似指挥一场盛大的交响乐。每当讲到兴头上,陈老师总会大喝一两声同学的姓名,那声音亮如洪钟,仿若武侠世界里的大侠在酒馆唤伙计上酒,中气十足,震得人耳朵发麻。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要提问,实则他性情所致,一时兴起,把同学的姓名当做韵脚。起初,被点名的同学都赶忙站起来,屏息凝神,等着问题抛来,

他却只是招招手,让同学坐下,徒留满头雾水的同学和一教室的哄堂大笑,那笑声里没有丝毫尴尬,尽是善意与欢乐。看他这般行径,我们仿佛见到了从《世说新语》里走出来的名士……

犹记得他讲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》里的《芣苢》,诗中“掇”字引得他一番生动讲解。这字意为以手握物,顺移脱取。我自幼在农村长大,对乡民将稻秆捋绳的场景再熟悉不过。陈老师为了让同学们直观理解,点名让一位女同学表演“掇”。那女生缓缓起身,两手在空中无措地摆动,眼神里满是无辜与迷茫;其他同学大多埋着头,用沉默向老师传递“我不会”的信号,我却兴奋地举手,高呼“我知道”。陈老师一挥手,我站起身,假想手中有物,来回摩擦。他看着我,随即模仿,点头称赞“对,就是这样”,而后询问我姓名与学号。那一刻,我心里

像吃了蜜糖般甜,因为回答问题的学生,期末考试可据此加分。这小小的鼓励,于我而言,是莫大的肯定。

我曾写了篇文章向他请教,他双手接过,一脸严肃,说:“我先拿回去学习,下次上课再给你提意见。”那郑重其事的模样,让我既忐忑又期待。果不其然,下次课堂相见,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,将文章还我,我打开一看,满眼都是红色墨水笔写的批语,醒目又温暖。我还向他索要书单,他满口答应,用笔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写下鲁迅、巴金、沈从文等大家的名字,那专注的神情,如同匠人在雕琢一件精美艺术品。

后来,陈老师离开了学校,我再未与他谋面。可他给予我的那些启发,如同星辰,一直在我心间闪烁。他让我明白,无论日后从事何种工作,只要心怀热爱,便能赋予平凡的日子别样的色彩……

初二那年,我随父亲的一纸调令,转学进入了一所县城中学,每天都要穿越大半个县城才能走到学校。迈进教室的一刻,我双腿像灌了铅,沉重得再也不想挪动半步。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位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。那年,我请假在家养病,王老师带领班干部,骑着自行车在疙里疙瘩的铁轨边缘的窄路上,边走边骑,来到我家时,大家异口同声慨叹道:“人家说蜀道难,你这上学路,也堪比上甘岭。”

后来有几次,数九寒天,王老师把我们几位离家最远的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,给我们每人冲了一杯麦乳精。喝着喝着,心暖了眼,泪水也冒出来了:老师的生活也很不易,爱人没有工作,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。记得有次春游,爬至山顶,王老师一瘸一拐地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了一个烧饼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为何一路上山,老师背上一直驮着个沉甸甸的大布包。班长告诉我,这些都是老师自掏腰包买给我们的。王老师是我的学生生涯里,遇到的最周到暖心的班主任。

教我们英语的孙老师,是位性格柔和、端庄贤淑的军嫂,常年住在学校的宿舍里,带着她懂事乖巧的儿子。孙老师从不训斥我们,讲课时总是柔声细语,像春风化雨般,遇到我们不懂的地方,她就耐心地一遍遍讲解,打各种巧妙的比方,对

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,满满的母性之爱,柔和温暖,她总让我想起一句话:“你的温柔自带光芒。”有次我经过教师会议室,无意中听到孙老师提及我,她说我英语功底扎实,语法口语都不错,是她的得意门生。

那一刻,我似有一种蔫巴了的花儿重新绽放的满血复活感。从此,我的英语成绩在班里一直遥遥领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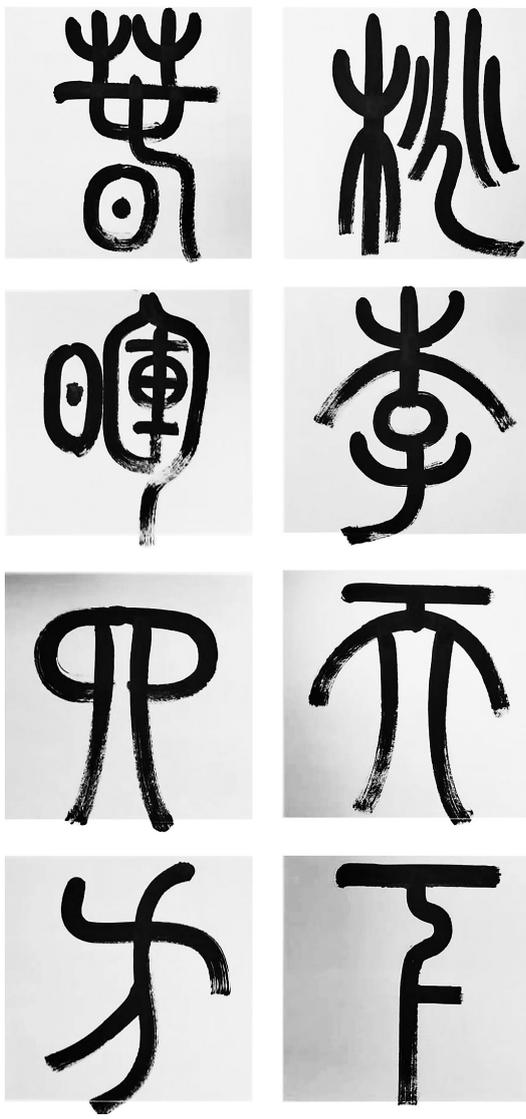
教我们语文的古老师,也是我的伯乐,他是一位从部队转业而复员军人,身上总有战士的雷厉风行、干练果敢。我的作文被古老师一次次当做范文,在他所教的几个班级讲评和传阅。可是有一天,我顾虑重重地对古老师说,我获得高分的《一次难忘的记忆》,像卢梭的《忏悔录》,是痛揭伤疤的,老师能否“饶了我”,不去讲评这篇作文。古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,给我讲了一件他童年时偷西瓜的“丢人事”。老师微笑着对我说,年少时不犯

错误,那就不叫孩子,错误促使我们成长,老师尊重你的意见,不去讲评这篇作文。

每一位学生,起初都像一棵棵幼苗,是老师用他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心血与精力,培育与浇灌,才有了丰收季节的累累硕果。在这个浓情九月,我要向“黑发积霜织日月,粉笔无言写春秋”的老师道一声:老师辛苦了,祝节日快乐!

## 师恩难忘

□李仙云



桃李天下 春晖四方

□许小强/书

## 那一束光

高三那年,父母的离异,砸碎了我平静的生活。课堂上我总盯着黑板发呆,作业本上的字迹越来越潦草,月考成绩更是一落千丈。班主任找我谈过几次话,可那些“要加油”“别分心”的叮嘱,像落在棉花上的拳头,没能触到我心底的症结。直到某个周三的晚自习,语文老师卢建明把我叫进了办公室。

办公室很简朴,靠窗的位置摆着一盆文竹,叶片上还沾着傍晚的水汽。卢老师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翻出成绩单,只是从抽屉里拿出我的作文本,翻开最新一篇《我的周末》。那篇作文我写得很敷衍,满纸都是“无所事事”“天色很暗”这样的消极句子。他用红笔在“暗”字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太阳,抬头时眼里带着温和的笑意:“你看,就算阴天,也会有云缝里漏下来的光。”

我忽然就红了眼眶,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、恐惧,像决堤的洪水涌了出来。我哽咽着说自己觉得很孤独,觉得未来一片漆黑,甚至想过放弃高考。卢老师没有打断

我,只是递来一张纸巾,等我平复情绪后,给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。原来他年轻时也曾经历家庭变故,一度放弃学业去工地打工,是他的老师找到他,在工棚里把他拉回到教室:“困境是暂时的,知识能改变命运。”

“你看这文竹。”他指着窗边的植物:“去年冬天它几乎全枯了,我没舍得扔,按时浇水,开春就又冒出了新芽。人也一样,遇到寒冬别放弃,只要心里有光,总能等到春暖花开。”那天办公室的灯光很暖,他的声音像春雨般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。临走时,他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下“心有光芒,必有远方”八个字,那红色的字迹,像一束光,照亮了我迷茫的前路。

从那以后,我真就变了一个人。课堂

上我不再发呆,认真听讲做笔记;课后我不再躲在角落里,主动向同学请教问题;晚自习结束后,我会留在教室多学一个小时。卢老师也常常关注我,每次批改完我的作文,都会写下鼓励的评语;遇到我解不出的难题,他会耐心地为我讲解,直到我完全明白。

高考成绩出来以后,有一天,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到卢老师的办公室。他看到通知书上的大学名称,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:“我就知道,你一定可以的。记住,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,都不要忘记心里的那一束光。”那天阳光正好,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,他的身影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光。

如今,我也成为一名教师。每当看到学生们迷茫的眼神,我总会想起卢老师,想起他办公室里的那盏灯,想起他写下的“心有光芒,必有远方”。我也像他那样,用耐心和爱心,给学生们送去一束光。

□汪恒

## 我的老师

□淘沙

六十年前的9月1日,我跨进了绍兴一中的大门。从乡下来,充满好奇。

一进校门,就觉得这学校真大,有内外两个操场,外操场有许多篮球架。两排二层楼的教学大楼,一排南北走向,一排东西走向,相交成“7”字。为什么不对称呢?很快发现,在本应是二层楼却成了一排平房的边上立着一颗炸弹,当然是个模型,就是这颗炸弹,将原来对称的二层楼炸成了平地,扔下炸弹的是日本人。所以,凡在绍兴一中读过书的学生,都会记住日本人对学校犯下的罪行。又很快知道,绍兴一中是所重点中学,而且是省重点,历史很久,鲁迅先生也在这里任过教。

到一中不久,就感受到这里的老师真厉害,上课真好听。

我们的班主任姓马,叫马锦轩,名字就带着学问与书香。马老师教我们数学。

按常理,数学是很难教生动的,但马老师却总是教得眉飞色舞,特别那双眼睛,真的能传神:眼珠会突然向上,停住了,像是在思索,其实是在引导或暗示学生去思索,去想一想;眼珠又突然往这边斜过来或往那边斜过去,这一斜,有着特别的意思,像是在启发你什么,让你的思路随着他的眼珠转——真是高明得一塌糊涂。

一次讲到“无限”这个概念,空间是无限的,宇宙是无限的,我不理解,觉得天总该有个边,遥远的地方总该有个壳。下课了,我追上马老师,说天一定有边有壳的。马老师看看我,用手向天上一指说:“将壳捅破呢?”我定在那里,向前走的马老师回过头来,眼珠斜过来看我。真是一双会传神的眼睛,我一下明白什么叫“茅塞顿开”了。

除了马老师,还有一位老师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,老师教化学,姓什么记不起来了,四五十岁的样子,个子不高,精瘦精瘦的,走路时,身子前倾,总保持着一种向前冲的姿势。

教化学是没什么可发挥的,坐着讲都可以。但老师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起,全身都显得生动,总是从讲台上下来,双眼紧紧地盯着他的学生,从气氛上就保持着与学生最近的距离。一会儿走到东边,一会又走到西边,所有听课的学生都能感受到他的专注。

但老师有一个动作很怪,有时会将右手插入裤袋,裤袋很长,通向身后,他做这个动作时整个身子都扭曲了,像是去挠痒。这动作一堂课里有时两次,有时三次。这是为什么呢?终于有一天,同学们明白了,老师患着病——脱肛!

一眨眼,六十年了。一眨眼,又一个教师节过去了。我一直怀念着教过我的老师,怀念着读过的学校。

## 种春天

一支粉笔,在黑板的田野里将阳光揉成雪白的文字  
笔画生根,偏旁部首的枝杈间悄然结出姹紫嫣红的果实

有时,为了唤醒一片板结的土壤她让红色笔迹在纸上蜿蜒  
漾开春水的涟漪  
延展成花朵的风景

谆谆教诲,亦如春风化雨  
浸润我们懵懂的心田  
直至某天,她站在落日的余晖里  
以笔尖般的手指轻抚白发

眼眸中,又有一片嫩绿的新苗  
向着光的方向起舞生长

□王士勋